



雲黃集

文

拾伍



雲黃集卷之四十七

穆陵傳國鼎卿著

文

戊午

賀王侔兩臺書命序

余壹不知天下之有貴賤顯晦是非榮辱也當為諸生時已謂孝廉不如諸生比為孝廉又謂賢良選官不如孝廉故十來年

不就試禮闈留連丘壑若將終身焉者以語世人都所不解謂此自不能得之而姑以解嘲耳癸丑之後偶有所激出徼一第又薄承明不肯入而自令百里青意竊謂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如昌黎佳句半仕半隱風流當不減泉石間固昔且王子春陶元亮之高蹤所謂飄飄欲仙者也已析圭咸平咸平故斗大邑民本樸無事上官

謂此不足余治也且舉一郡三十四屬之
大獄疑難不可決者八九下咸平其民有
宿寃不得自白於其長或城社之豪醜解
之劇操赤白丸耽耽上下間而強藩貴
游親以

人主肺腑爲厥囊橐長蛇千里民所日爲
其魚肉無可誰何者泚泚顛臺而走咸
平輶軒之使轂較手肩摩座上常滿或至

爭道爭席供億雜遝每晨出應接口無
停吻手無停筆車無停軌擾擾至丙夜
無暇時或一飯而四五罷箸起矣又復時
爲上官捉刀草創大議條析蒼素抽對黃
白劇心鉢意於倚馬刻燭之頃心力兩勞
寤覺並困比之爲諸生孝廉時甘苦何啻
千萬無數署之西爲尉王君顧竟日閉閣
坐游塵不到也竹樹陰翳花草幽秀間雲

啼鳥悠然相對雖在官衙宛如深山僻澗
中郎間出迎送而心撻寧無物欵段自如
聊復當靜極之遊采芳拾翠而已此與幽
人隱居寧有間耶居常鞅掌喧囂顯顯
風塵念爲子喬元亮所誤西睇王君未嘗
不愀焉羨且暮思一如王君何可得也曰
誰謂令貴於尉顯於尉者令勞欲死尉逸
欲死矣身與名誰親也則夫謂貴與顯爲

榮焉是而慕然趨之謂賤與晦爲辱焉非
而決然去之余不知其果然乎否耶自余
所歷止而論已知孝廉之不如諸生賢良之
不如孝廉今又知令之不如尉矣是不果
爾貴不如賤顯不如晦乎雖然尉秩二百
石猶其貴而顯者也自此而下之而司門
而司關而司稼而司市而遺人而倉人而
委人而饌人而升人其位彌細其責彌輕

其祿彌薄其身彌逸夫且油油然在世出世
夫且栩栩然人貌天情其適視南面王方
且百之固又知尉之不如也尼父以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爲巍巍余謂此未足巍巍
也彼其有之如一身荷萬鈞之重其釋之
如一旦而卸萬鈞之重於人日夜喜於弛
負何與焉彼許由巢父之洗耳投淵非矯
也奪其所至樂而與以至於若遊重負者固

不得不疾且力何忽也乎洗耳投淵哉由茲
以譚天下之誰貴誰賤誰顯誰晦誰榮誰
辱誰是誰非吾惡乎知之王君用御史臺
尉薦無何稍移委吏以歸意輟輟若不足
也者夫夫委吏視尉吏適矣而秩上之且得
仕於其家從田園中視公事又天下之至
適矣余方不能不垂涎若箇堊如登仙者
焉而君猶薄若耶於其行也觴而賀之遂

以爲別

鄱大夫課士錄序

代呂鴻源

呂子曰吾觀於詩而重有感於作人之義也人之難也夫不曰千季接踵千里比肩哉顧免耳之野人可與興王飯牛之牧豎可與佐霸則世亦何嘗言之人要以代不借才賢不擇地俗無定起人無定品惟上之所以作之者何如耳上而王者有之精神鼓

煽一世故一世之人咸群然而奮於其所好下而守若令之精神亦能鼓煽其一郡一邑故其一郡一邑之人亦咸群然而奮於其所好則作義也不然者則頽惰委靡汨沒而不能振正如萬花之谷萬木之林動以光風煦以化日波以霽月稟以時雨卽無不種種色色獻芳獻音以燦燦天壤倘丁昏夜則闇闇焉矣暮秋則漠漠焉矣

此非花木之能自為盛衰也有盛衰之者也故吾觀於詩而重有感於作人之義也自俗吏不知大體務在刀筆筐篋以興文勸學為迂不切事作人之道既微而人才始牢落矣夫子之告仲弓以季氏宰也而獨詳於舉賢才其問子游以宰武城也而管之得人則宰之所重可識也子長氏序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無他狀第徵之於其宰

愛買詛盜畏禱傳循良知百文翁於文翁亦不言其何以治蜀而獨悉其選張叔等受業博士脩起學宮能以蜀為稱心官而已則循良之所以稱賢又可識也鄙之為邑嘗燕南趙北之際五馬駸駸千金落日太行千里蜿壇扶輿之秀秀於焉淵渚人才之盛自昔稱柴胡桔梗之豐春染陰雨乃稍曠逸希睹也豈氣數之通然乎抑上之所以作之

者未嘗不學於梁州俞公用進士官同第來尹茲
土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月進學官第
子三試之試必手自點定誰差其甲之恒
與在便坐論說經義大指或至夜分其一
段精神之所鼓煽真如光天化日霽月光風
之輝拂澹蕩若有衣色於谷谷花林木于時
鄙之士亦莫不群然自奮以期一當公意
而鄙之人文蔚焉如萬花之谷種種色色

燦煜天壤間可以掩洛陽而駕齊魯矣公
於是拔其前茅之尤者付築氏旌焉余
適以入賀過里快睹其盛也玄都千樹非
復去時桂林一枝爭堪後勁人才之盛衰
有無亦何常哉是不可無言以志公作人
之功而竊附於子長孟堅之後俟傳循良
者米焉至於公之治行卓越所難更僕則
自具公文翁之剡事固鄉向者子長孟堅之

所畧也也不具論

宋宰輔編年錄序

宋宰輔編年錄者錄宋宰相拜罷年月而并及其制詞卽於其拜罷也略次其生平梗槩以見其人與世而一代興衰之故消長之機粗且蓋法用春秋左氏而稍畧意倣史漢公卿將相年表而加詳焉者也其書出於宋大常徐誠甫手奮而梓於其子

永陽令居誼始自建隆庚申訖於嘉定乙亥上下二百五十餘年爲卷三十據摭佚聞裏以實錄辭約事核指婉義彰彬彬自爲一家言西陽一異味也歲久無翻本多所殘缺駕部王君損仲初得之焦太史漪園處第抄本督學玄謫呂公見而愛之懼其久而遂湮也爲稍讎其舛譌付之梓以廣其傳其脫斷不可考者則始闕以存真

五郭公之疑夫公風士者也公所好尚而
梓布者如大塊噫氣之眩眩焉起於泰山
之阿穆如而蕭條衆芳且將以爲土風者
也其梓之不足以風士公不梓也是編也
以徵故實乎則宋史具矣以掇菁月藻乎則
宋文鑑不乏矣出一毛以彰鳳彩指雙飛
之聲鳥洲知非公梓是編意也諺有之讀
書思量作宰相故孔明自比管樂少陵自

比稷契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有憂天
下致太平意公蓋曰夫人旣幼學壯行思
一當縣官稱名世非宰相無可爲若期者
故知効一官能辨一得所始舍是不錄錄
其大者景高山而思齊惕履車而內省則
是編也亦當世得失之林而千古從違之
鏡矣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賊
懼而改圖則忠良感而勃奮故子與民並之

禹之平水周之兼夷矣公之梓是編也其
亦有春秋之意乎余與公誼在在壤境之末
故不可無言以憑厥成先是抄本舊缺孝
宗一朝十七十八二卷觀者頗有裂圖漏
鼎之恨梓旣竣周藩宗正伯榮以晒書得
之散帙中公喜於神物之終合也亟命補
梓於是是編遂為完書然余猶恨是編終
於嘉定於宋二百二十年巔末未備續而成
之其猶有所待乎

答文吏部太清

少陵之言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弟
每誦之未嘗不邑邑屑涕也家有敝篋事
之千金如以其自知而已則凡作千古事
者疇不氣劓屈賈自短曹劉乎弟不佞自
十來歲劇心此道至為廢舉子業以為當
世富貴功名皆尺電也何足控搏乃昔以

千古事而誤其爲制舉今反以得制舉
而誤其千古事於此雖得之象罔於彼則
失之比遊出處兩誤此生又虛矣宋人之
燕石匪不亦沾沾自詫然恐其自知者正
其不自知者也寅兄從何物色之於牛馬
風塵中而以于鱗見日乎寅兄方建旗鼓
萃尖於當代稱關西夫子樸棗如弟雖嘗
辱共事一方然弟神交作賦客耳未得如然
明一言相達也寅兄乃亦竟以神遇之亦
交道一快矣拜命之辱愈令依依脫以餘
庇得無霄貫越計辭滿亦不遠矣執鞭弭以
從左右日或長耳潘輿之過敢不肅戒以
奉拙刻三帙敢以投知用供千里一笑臨
楮精馳言不能極

上王郡守

通許許邑小訟稀其在本境居常至竟月無

一事職所苦者各處借籍之紛紛耳非各處借籍之多爲苦也一事而關提少則二三次多則七八次速則一兩月遲則至經季差人踵決履穿所曹筆秃墨涸而前件尚未銷也何也彼其越本籍而赴上借籍非明攻彼處之衙役則求翻原問之初招此皆其所繇之所惡也其誰能無我而以天下事任之天下此其不肯發者一或

此借籍而告之府則僅以本籍而告之司道此曰上詞彼亦曰上詞兩相牴牾誰不先完本處之未完而先完他處之未完乎此其不肯發者二或原告指上詞以打網告後而遂與被告連和不原告逃則被告逃不則訟案關干證逃故作不了以遂所欲此其不能發者三或狡猾被犯自知情虛賄彼處差人無名籍又推託於兩

界之間如關扶溝則曰太康關太康則又
曰扶溝關沈丘則曰潁川關潁川則又曰
沈丘一而往返動累旬月閃爍支吾不可
方物卽該州縣亦不能執著之矣此其不
能發者四彼不發則職安從而完乎此職
之所苦也然要之較於他處則職除一二
起逃犯外畢竟無甚未完比簿可覆按也
日奉檄急趣想遍下之各屬者原非爲職
一縣而發也但核之則所奉之催單與本
縣號簿亦多不符中有完銷季餘而猶催
者豈郵傳之浮沉乎抑記室之遺忘乎通
計在催單者尚有未完六件若該州縣肯
發則半日之力耳何須四五月之久若不
然則職又不能強之於彼矣

祭張誠菴方伯

嗚呼弟不佞又不能作一語以酬親翁也

而不能竟無語以訣親翁也當去年此日
之致一危胡恭人也念弟女之幼而無姑
弟婿之幼而無母親翁之外不可以無內
嚴不能以代慈固已怛然心酸今言甚痛淚
哽絕不能成音矣彼猶有親翁天覆在上
也疇是彼蒼君不仁摧我大棟國圯南山家
實上是哀哀親諸無避行無怙以統袴之温
而驟當霜相雪之肉况加以膏梁之飫而乍遇
荼毒之虐烈卽已成立者亦所不堪而况
若婿若女之恥在弱稚雙影栖泊半綸
未掛寸土無依矻矻岷岷將何以濟銜辛
茹苦泣盡血流不知今作何形容也而弟
何堪籌畫之胸臆出之筆端乎親翁之以蜀
伯行也弟蓋無行然心動亟厲今子微言止
之而親翁不勝王尊之義叱馭過我我喜
親翁之千里一晤而憂親翁之遠去天邊

也與親翁握手劇飲者三日夜口雖不言而心不欲親翁之行也乃竟病暑入益之中途騎箕溢往之廿日慶者未集吊者已萃虎節以往能轎言歸一籌未展萬里畢命不識親翁此行竟何爲耶似弟之未懷若有神啓而親翁之邁行若追天命矣嗚呼悲哉樹罔二尊遂成永別音響緘百懷而未一語也今雖屑涕浪浪累千有語

顧安得親翁聞之嗚呼悲哉親翁登輿三都振奇片玉名非不顯也三舍鷄香五持龍節遇非不榮也四岳承天六條按吏位非不尊也仕未十七季而階崇二品步參九列生非不乘風破浪快心壯志也乃配實秦城駕稅蜀部思鄉有意夢空斷洛陽之魂愛子無依莫賦西陵之目生死交情宛枯俗態隨流送用真同僕射之歸濕土斷

雲誰爲杜陵之哭經九折而飛旋固其魂
於忠臣過三峽而聽猿能無感於抱子雖
高臺曲池蘭桂方森而野鼠城狐風霾思
嘯悠悠後事惛惛後人念及此而寸腸尤
折五內雲互不復能次矣豈弟女之薄命
應丁其屯耶物盛而衰數相尋耶蓋自承
諱以來惘然如夢醒然如醉卹然如失時
東睇而憶吾女郎急索醇酒斟之或亂以
牒訴不忍更思惟也故又不能作一語以
告宜其漠日月不居遂當即遠已矣誠菴竟
不返矣子婦滿前號天控地任職穩矣生
平富貴聲華春夢罷矣身後千萬未了遺跡
卸矣弟力所不能有李卿在李卿所不及
有弟在兩人不解以存亡二也其令君之
家以今昔二乎用忍淚書之以仰慰在天
之靈神之聽之其陰相余以穀爾子乎

祭邢太夫人文

代

東秦之勝萃於九山波湧雲逗鳳舞龍鱗
陽靈爰炳代有名賢陰幽是孕邦媛生焉
維邦之媛靈源天長桂林啟秀蘭畹集秀
委月銀基灑涼雨巫陽漢廣江末玉映金相
爰相夫子祚我

皇明績蜚三異威震八紘擎天表柱駕海截
鯨蓋由內德月影鷄聲既彰嬪則亦擅母

儀書餐和膽夜織停機二龍三鳳競爽爭
奇文武爲憲天子是毗籃輿方適魚笋維
歡玉樹侵尊金鼎對遼方要王母下列群
僊何事不畱鶴駕條然嗚呼哀哉玉井俄
捐銀蠶未訣地裂震維天虧海月哀我東
人雲愁水咽狼谷靄淪龍鄉曉輟况我猶
子尤沐芳淑有堂萬間忽頽何覆薄羈
天涯曾復一哭有淚如河洒此蘭菊

祭王封君

於維封公世濟明德載完篤醇維邦之則
孝友因心仁義是附好施若忘周急如赴
家以爲刑鄉董熏於善誥鄙寬溥敦里俗爲變
嗚呼南陽子驥太原老方邑有若人著蔡
鸞鳳用啓後人式教是似果大于門克旌
鄭里旣稱公望亦推詞伯四海崧嶽一世巨擘
出緊持平三門以明棘林鵲白肺石草青

皇帝曰咨維公之教錫服朱銀以章隱耀仍
予廷尉告俾躬致

命喬梓殊榮一時莫並國以謏聞溥遊茲
土式間父事一又相語頰色渥頰猶憶清
光規誨架行猶憶周行謂可期願爲國老
更誰云七日遽夢兩楹嗚呼哀哉梁陰乍
折雲構俄圮嶽缺中嵩星虧左李夫不憖
遺人誰乞憲野晦雲愁猿嘯鶴怨迷令迷

皇朝詩集 卷之四十九
踪靡則靡倣如形失鑑如渡失楫龍嶠斯
啓箕馭何之拔薤無聞晞露長辭一觴一
豆聊寫我哀庶睨故都皇皇其來

雲黃集卷之四十七終

雲黃集卷之四十八

穆陵傳國詩卿著

文

已未

詩四房同門漢序

在易離下乾上曰同人彖謂文明以健剛
中而應君子正也乾之九五亦云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爲雲龍風虎之際同之義豈

不恭傲而論交泰彙征者所必徵哉夫子
獨嚴其說曰君子和而不同寡人之詆子
猶亦反覆數百言極言同之不可若與大
易之旨相整者夫同不可不辨也天下之
患莫大於君子小人之竝立君子與君子
同小人亦與小人同而人主兩眩於其同
而無適從也乃其始則皆出於君子小人
之雜進主者第據其一日之文同是語仁
義同是陳堯舜同是宗六籍相同是驅百民
同是用音同是用法同是口吻同是律度
而鳴鸞異品薰猶殊歸治亂安危之脉恒
於是乎分故同不可不辨也蓋知人之難
自古嘆之而以文知人尤難之難者善乎
文中子之論詩辨其深而與者君子激而
冷者小人碎者纖誕者夸淫者鄙敏者貪
捷者殘虐者詭急以怨者狷怪以怒者狂

夫詩與文皆人之心聲也嘗試以文中子
之辨詩者辨文而人能度乎繇斯以譚令
小人得與君子雜然並進竊執其說使人
主無所適從者匪王司之初不知人蓋不
知文也余不佞具官梧掖職甄國是唯是
君子小人和同之未易辨鯁鯁然爲世道
憂之今奉春禮闈當復貢士不佞與寓目
焉每讎一藝未始不以文中子之言三味

之也音弗斲同斲理氣弗斲同斲昌格弗
斲同斲正詞弗斲同斲雅篇弗斲同斲不
截鶴不續鳧如檀梨橘柚味不必同而同
可於口青黃真碧綠色不必同而同可於目
官商角徵宮耳不必同而同可於耳子雲相
如異曲同工不相借也旣卒事得任君某
輩二十人以進之主者而列之太常之籍
蓋匪第以文而直以文知人私心謂庶幾

得易之君子之正以感會於雲龍風虎之
際而非如小人之不和之同也已而任君
輩人各出其行卷一帙請余彙而投之梓
曰某等幸出大君子之門雖與諸賢未寔惟
同臭且矢戮力同心靖共厥位以無負吾
師知人之明是編也所以志也夫諸君業
論官材維

天子使數最之數不在爻矣是先資之言無

將芻狗而重陳之爲觀余所以始知諸君
者實以文也余之以文知諸君也匪以其
同實以不必同不必不同而同成其爲君
子之文也夫同不可不辨也夫子所稱君
子之不同晏子所詆子猶之同與易同人
之同非二非一夫其于門則云無咎于宗
則云吝吝之矣出門之同義無偏賞實其同
以天下之公君子之聲應氣求也于宗之

同義有比暱其同以一己之私小人之以
水濟水也諸君今日其同于門矣往亦勉
其同於門者而戒其同於宗者其可也昔
陸宣公典貢舉得門人韓愈等二十有三
人一代名臣多在千餘年來哆龍虎榜之盛
者猶頌宣公之知人不衰而昌黎之送其
同門張兵曹也亦引回路二子相贈之義
規以息其已學者而勤其未學者真是皆以
相成爲同而不必以相阿爲同得大易與
夫子之旨焉諸君文章事業實能爲韓愈
等之二十三人者相勸勉能爲韓愈之於
張兵曹者以鳴雲龍風虎之盛而錫不佞以
宣公之光稱同余門不虛耳若弟以制舉
義爲同門而相釋也則不佞之用文中子
法以文知人者意不在是

復王成五

弟猥以薄劣叨遊珂里四季以來僭蒙嗟
植每有疑難動仰西秦之鏡時賜引翼真
同南指之車顧施重丘山而報微涓滴以
身爲祭有覲其類卽今一枝之量轉誰非
二天之悒悒矯首嵩雲矢心海水不知何
日得効一當也乃走夜未皇而遠况載
至錦章霏玉克如太史之傳循良珍寶貴
庭猗歟美人之贈繡段里間聚觀而讚嘆
頓生冷局之炎妻兒拜捧以歡呼遽起落
墻之色遂使支離媼毋濫被西施之靡顏
圭簪山家亦肩錦堂之光耀敢答衮衮筆用
哆尼襍其餘馬裘蹄敬瑩玉使若夫雁牲之有
非所敢聞惟餘草舍之棠所期垂聆謹在
頓以遙謝期萬世以傳家北轅俱約中秋
把臂非踰旬月不盡私悃仍圖崇而馳

復張嗣憲工部

靈泉之游窮日移夜詎笑感慨頗極一石
之興而若岫之奇險草樹之深幽烟雨之
晦明變化亦復助人激烈第恨四季作吏
柴柵支盈不能題一字紀良會為山靈所
笑耳別後以八月初三日北征材抵畫上
內人就館郵舍中為兩月留以十月初九
日入都十五日受事值東運適屯天人交
推二三當路各齟齬不暇自揀相次歸里
弟以一葉舴舻汎汎海洋當風浪兼天之
際情景可知也時異事殊視去春宛更一
世不能不致慨於滄桑矣倉君差鹿鹿其真
入酉出手胼足胝之勞十倍不啻縣吏而其
米玉薪桂嗜饑寒之苦又十倍不啻廣
文先生始知冷曹之難唯謀一歸去耳擬
授諸丈業自敝部始如下兩人矣親翁與劉
親翁即當先後拜命不出數月之間可必

也事已定不必問其所以然我兄弟各自
安於適然之數可耳京署者自是冰條毫無
可藉親翁當留聚三月糧以入自後況味亦
不堪言也初到亦有上宜文事然在可有
可無之間弟來時蓋糶麥二百石辦嚴奇
運至今又復顯人還家督糶矣則親翁之
治行大端不相遠也自上年五月病嗽至
今已九月不已病劣甚遂不能手書把臂

何日萬種胸懷期一付之骨肉之密也

處士知真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呂氏諱維熊字祥甫初號濱陽後
生晚更知真世爲趙之栢鄉人國初諱謙
者以明經半刺河南之鄧州生惠惠生太
太生朝用朝用生贈少參公新芳娶趙太
恭人是生先生生有異質其在保姪
時口授古詩時文數百言輒成誦數日就外

傳受易輒時出音可見難塾師塾師為遜席矣
弱冠里選學使者異之補文學第一不三
季廩於庠試輒高等已而三應舉連不遇
投筆嘆曰已矣人間世我知之矣古莽之
國以學為安而夢實齊州之國以夢為安
而覺實若果非也此果是也耶其兀兀劫
劫劇目鉢心以斷乎一佳夢也由是益屏
博士業洗覽羣籍烏速鹿苑唯意所適不
求強記尤研精六書窮究四韻著有四書
遵制訓詁藏笥中意在遺世兒輩不欲人
知事親要于順志尤為贈公所器愛於兄
弟友愛更篤擊怡怡無間者終其身與人
交輸肺腑藏相許若不為崖岸斬絕之行而
殊介然有以自立用所附居家嚴而能愛
門內外斬斬無敢闌語善飲酒至數石不
亂地熟寐少選又益精明輒復雄飲如初

故州閩之會巨觥大白動連日夜頗用酒
僊自豪然不嗜飲卽家居無客淡然弗命
斗勺也先生既有奇識不喜自見有浮漚
天地一瞬古今之意而雋氣時不可沒嘗
從伯兄大僕公觀察磁州間以意獲郡縣
奏書不帝見堙疾人之厄愈於爲巴里中
疑事率取決焉歲之侵也空橐裝以振溝
瘠泚諸子錢家不能償空有皆爲焚券棄責
丁未秋邑大水先生出所著膏粱粟減價市
之又蓋開伯仲氏丘舍舍壞廬者贈公之
卽世也有藏鏹數百錢甚密無知者先生
簡得之白太恭人析之諸昆不自有其爲
人方面杼簪豐腹備形望之魁然若神會
同友人耽遊臨城之大行所過觀者如堵
呼爲彌勒佛卒之前二日猶作書寄其季
弟進士輔季令蒲城者勗以潔已字人致

身報國其夕策馬過馮侍御書舍將以明
日有事於平丘別墅小酌數巡未微醺卽
就寢僮三人舍於寢門外夜殊寡然無所
聞日昃不起就視則長暝矣余壹不知先
生何如人考之譚佛者曰覺也彌勒之呼
人其知先生知夢之號先生其自知然則
覺妄爲妄覺實爲實實右茶齋州是與非是
此先生在夢時已知之矣何恠乎其默然
無語以覺也先生生隆慶辛未十二月二
日卒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卒四
十有三娶于程生子三升猷庠生娶邑庠
生李端蒙女升公娶邑庠生張應登女升
宋娶邑庠生馮思朴女孫二曰鉉聘寧晉
縣庠生馮道亨女曰鉉聘順德府任縣達
于階女俱升猷出以萬曆四十七年十二
月十一日葬贈少參公之墓側前事升猷

等以其伯父太僕公之狀來請銘
銘曰天地一夢萬形盡妄人生一夢百季
盡妄惟有大覺始知大夢先生以之無歎
無慟位何必達季何必羸一覺而往笑此
營營不亡亡者謔茲明德既忠且仁孝友
維則急世疑佛說世疑仙厥學與行乃淵
乃濶實以証覺餘以壽後銘以煇之於先
生之位與壽

咸寧令呂輔季行狀

代

嗚呼余尚能狀吾弟也乎哉蓋弟用舞象
而從余令崑山已余從兵垣出觀察中州
弟又從余中州備兵遠左也弟又從余遠
左自歲之內戊迄乙未周旋十年所中外
五易任凡余經畫嚴納治出張施饒弟所
贊爲多每惟相成如左右手方幸擢桂禮
闈中茲歲日陞陞隆起漸及余頡頏筆責

以大卒先志顧世雲之翼纔見數飛匝日
之足遽踈管路昔子瞻氏伯仲競爽而恒
悲孤立余乃今可謂孤立矣嗚呼余尚能
狀吾弟也乎哉然不忍其文學政事之焯
焉不可沒者竟恣恣也技淚次之弟諱夢
熊字朝李白華其號於次爲季生有奇骨
如斷山巖然不易言是矣稍就外傳即嗜學
倍文命筆斬然出其韻偶辛卯補邑諸生
壬辰試輒高第以廩聲名呼鄉校癸巳拔
雋游成均聲復嗶嗶成均丙申丁先大夫
憂旣除服余兄弟當析箸自便也第顧
然不欲受也者強顧叔弟知憂爲承務曰
士也乃藉故業以家未矣兄其因而息之
以志可治之道可耳上用累吾大業又五
季惠子舉孝廉名在籍其善景師有以李虛
中之術笑之曰噍喑有錦燧而而帳不羸

度固人短壽後晚成于佛之經法矣而會
徐之終歲恐不能待于金一枝其可稅乎
第本否否不聽也日聞之天定勝人人定勝
天與其燭然無寧常謝蓋三獻賦而三不
利夷然也聖觀之餘詩酒自愛顧其真端
常栩栩而戶外之以請又走集者履常滿
也庚戌丁先恭人憂則人不見其商者有三
季神加飲茂加厚矣季子免喪會余亦以
工曹與聯鏡比上畧尋對床之舊而誰知
其不可再也其明年癸丑第進士試政志
民以告歸則叔弟再歸前產弟再辭不
受也曰幸以先人緒烈趾美賢良得已饒
矣豈其不赤身許國而田屋是問豈謂
我志溫飽耶是季冬除陂之蒲城令先是
蒲多逋賦主藏後至家其中為姦利殆不
可詰有司累以課殿家鑄謀稀自脫弟至

則條上驗收之議以清見徵曰夫雖有租
夷不如閉戶而全封此不投櫃不折斷所
以防有司者良是矣顧既聽收者有之庸歛
自貯豈收後人伯夷乎竊以為宜審其衡
以平輕重宜立之簿以杜乾沒宜派其編
而實之守以防侵盜宜均其限而酌其期
以便輸納而後其獨後者可鞭也有司無
染指之嫌而實操總核之柄收後任典守

之責而更無耗蠹之門此蒲之所當急更
張者一也又條上厭徵之議以清宿遺曰
夫賞不當勞罰不當辜雖堯舜不能以
化天下原稅之有厭徵也以歲之適役而
緩其租以歲稔季及稔季而舊租幸完新
租復施者復一季稔不當逢侵更時有於
是遂有壓至三三季者極重難返勢不得不
責之有司而查察之法設矣顧一季并察

三季則或議及未徵之季嚴於見任而寬
於去位後官多爲前官而任罰一季止參
一季則率指摘已往之季去者已不可追
而任者得有所諉前官又以後官而藏拙
過未必參參非其過有司畏功多之心半
奪於軫民瘼之心而爲人受遷之耻終不
若自不勝任之耻於是乎參者自參壓者
終厭上實類於蠲而無其名下實同於赦而

不知恩竊以爲宜自明季爲始皆以當參見徵爲
殿最而各量編厭徵之二分入本季見徵之數
一季止參一官一官自結一局在有司皆責有負
負擔無從諉謝在小民皆切身之痛癢自急
爬搔約畧十五季而從前之厭徵可盡銷於
國計便於生民便於有司之遵行亦便此蒲之
所當急更張者二也議上當事者有嚴然之以聞
天子天子下所部議具如第一言者爲令而蒲

課遂第一矣初驗收之議未行也收後率
恣意重爲衝刺里下而間以其耗媚官弟始
至受祿金十而美五矣弟第如額受之而
厲卻其美時縣尉在傍曰例也弟正色拒
之曰使經之至而以爲例是以倍徵令也
何以禁收後一吏執民裏寬猛而適之罔
弗貞於度平亭惟虛生白片言克允然
不以自愉快每爲惻然以天理人情之至
曉悟之至君大豪決大事則疑殺不撓如
山邑貴俠者相戒歛手亡犯隣封有獄久
不決或至甲會數十季讞數十案者無不翕
然望風質成至亦無不人人謹呼以去者
旣三載而蒲大治薦書吏馳奉問其甚請丙
辰大計舉卓異調繁歲寧歲寧秦都首邑
五方雜湊牒訴之集如蟬大吏層累相臨
於一城如雲公記私札之下如用弟一切

敏應而慎出之上下慕賴會吏部郎有缺
所司方擬弟名以上而一病溘然矣嗚呼
慟哉高才而無貴任純明而不求李榮澤
者之不可問也久矣弟方質嚴重不事矯
飾孝友固天性好讀書卷未嘗一日去手
爲文辭不跡人一語而類析說數頗能暢
其所欲言四奉縣令家未嘗益尺寸士卒
之日無束帛之儲其能歸視也費俱出
同奉友長安令馬公中騶陝中丞李公常
以經濟名臣期之每與商大政大議輒爲
領願黜已見乃遽溘焉不獲萬一竟其施
余之所慟寧爲吾一家惜耶雖然景星慶
雲之爲世瑞也正惟其警焉一見如流光
而不可有耳令其常作霖雨人間且得爲
瑞也哉其俾千萬世人不睹景星慶雲而
人能名景星慶雲則有太史之筆在弟之

卒以萬曆四十五年丙辰歲五月二十六日距生萬曆三年乙亥之六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三以績最授文林郎娶各邑散官任女封孺人子三升階廩生娶同邑生魏文燧女升堂廩生娶趙州庠生同邑女升吉娶內丘舉人韓國位女女一字山西道御史邑人魏純粹子桂祥孫女一未字俱升堂出以其季月日葬於邑北之正元里

雲黃集卷四十九

穆陵傳國鼎卿著

文

庚申

送管泠韓公遷令聊城序代張憲松

今縣官以流寇故所在徵兵加賦行齎居送陸輓水輸海內騷然煩費無不需人而所以宣布撫摩戚然以不得已之意維繫

民心守若令爲最急厥兵厥餉無不走集
東南仰哺東南而山出宋縮轂其口譬是之咽
喉便則於身皆利不便則於身皆不利而
其土之守若令得人則不便者可以爲便
不得人則便者可以爲不便故今天下無
一不需守若令山東爲最急聊城故齊西
鄙要山東水陸之吭餘皇銜尾相交輪蹄
接踵相躡凡東南之道入京師者無不道

出山東道出山東者無不道出聊攝五方雜
湊浩穰矣地瀉鹵易水旱大約十歲而侵七
八負郭數里外巧者爲之民移牧其中且故多
皆竄偷生鮮蓋藏而受節節衛宛陳遊治相
競叢奸長婿邊中都穀城多大猾隱匿北
走燕趙攻剽椎埋暴逐相屬逞逞賊殺人
界中去入它郡居平無事業稱盤錯東事
起兵餉煩費又倍頃又於兵餉之外徵牛

徵嬴徵車擔斗之家無噍類者民且輟耕之隴上矣以十室九空之勢當四會且五達之交罷馬疾鞭危肩重負凋劫不支羯莧交敝調外則虞其內匱固內又苦於外擾是山東天下之咽喉聊攝又山東之咽喉山東病則天下病聊攝病則山東病故山東無不急需而守若令聊攝之令爲最急四十七季春

既大計群吏遴其資深績又最者以次拜清近不復遣聊攝令闕當事者衡之天下良久無如吾淄侯韓公者於是卽淄遷公治聊攝君子謂是舉也其可謂知所急矣猶之乎咽喉也而淄處其偏聊攝處其中淄當其緩聊攝當其急公在淄淄利淄利一方利耳且不能併利山東而何關天下公在聊攝聊攝利聊攝利天下利也卽山

東亦無所不利而何有淄人是聊攝不能
兼借公於淄而淄能兼借公於聊攝也
故淄之不可無公緩聊攝之不可無公急
淄其能與聊爭公哉公行矣以其利吾淄
者利聊攝使內不匱而外無擾雖最爾邑
乎所利於天下實大是舉也其可謂知所
急矣至於淄人之重別公乍如嬰兒之失
其乳哺依依戀戀攀計重之不能釋則相

顧藿蘭惋恨於

朝廷之急聊人而緩淄人也則淄人之私也
不具述

脩倉議

駁巡倉御史張憲松疏

准京糧廳手本准倉院御史張

題將工部脩倉一差歸併戶部等因有得倉
者戶部之用也而脩倉一差則屬工部主
用者不脩主脩者不用中間情事隔閡有

應脩而不脩不應脩而脩有應多脩而少
脩應少脩而多脩有無可因之材而一槩
辦有有有可因之材而亦一槩辦種種
不便虛費多而實用少良材棄而弊孔滋
已具倉基疏中矣若歸併戶部則監督自
爲酌脩自爲惜科有因之利有儲之用有
減脩之節省有停脩之存貯費少功多弊
清利久種種諸便亦已具倉基疏中矣但
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且不便而實便者
有便而微有且不便者有即今日之甚便即異
日之甚不便者且不妨於更張之始預道破之
尊賢親親作法之且原可以逆見數百季之
後者與日勿謂吾猷之未遠也夫脩倉之歸
併戶部錢糧之俱在工部料作之俱在工部
夫匠之俱在工部慮者或恐此呼而彼不應
此急而彼故緩是戶雖不嫌於任勞而工則

其甚喜於弛擔又慮錢糧消筭之際所當避
者有拾煤之嫌而所難盡者有察淵之忌
此皆於便之中而微有不便者有似皆不足爲
忠賢道也但興一役不若減一役生一事不
若省一事敝未太甚則曰權實可仍時當
其誦則曰舉羸可已此無乃忠賢之見且名
實俱美者乎則各倉一季應脩之版吾未
見其必兩座也有第需小補者有竟可不脩者

所以收後勁之功掩前車之耻者端在台
丈與高非耳矣身旣鹿鹿不得不整之撈
榆之舊屈指來冬當一快其傾倒也

移左監軍道不借馬價

爲依蒙買到戰馬事准貴道手本蒙經院
憲牌前事查得馬價之非本部職掌部堂
屢疏甚明奉

旨會議已於地畝加派內分直萬與該部矣
故屢奉部堂手札不許仍前借放兵工兩
項放亦不准銷筭尙又索之本部也合無
於

欽賞內暫借給各商以經其至威靈懸債嚴
催之該部庶爲兩便不然則本部之徑疏
徑詳該部不以爲有也本部堂之拱揖微
言於

內堂之上該部又不以爲有也內壅額入外
懸額出而欲本部越俎以供舍田代耘雖
散要之稍懸何苑枯之迥異乎

勅有明諭若併以兵工之事責之本部其
盡職之未能而無官局外也唯貴道裁之
泰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行月同知就便免放軍餉

爲就便免放軍餉以便銷筭事照得

內帑六十萬先蒙前經其案熊劄發已又部
堂已劄筭八月餉矣但向來該廳止交本
部肆拾萬尚有貳拾萬未交留濟京運
之窮今前解之月餉已盡後解之月餉未
來輸輓綆斷庫藏罄懸當此嚴風朔雪
而令數十萬衆枵腹環堵可謂窮矣窮
則變萬一有變部堂與巡餉察院必以見
有

內帑之二十萬在不任庚癸之咎也但此項
銀原係該廳收兌無事更交本部又多
番盤運多一番竟又收多一番冊籍況本色
廩糧料豆舊例俱該廳監放本部不遇批
發稽查耳爲此合仰該廳自十二月初一
日爲始將該廳原收

內帑充餉之貳拾萬照依本部印發各營將
領支票併本部批准印領徑自兌放事完

開冊類報甚爲省便泰昌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營兵將赴糧廳領餉示

示各營領銀委官京運偶之本部自九月二十五日差去請餉委官諸葛佐等至今杳無來信只今庫內自拾一月二十日已淨行搜括尚借前庫事例銀柒十二兩搭放更無毫毫積庫之儲庫門見款不部已行之三月各軍士當再信其空口之無儲矣泰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移金復道權借羨餘製軍器

爲急製戰守之具以圖萬全事准貴道手本蒙經撫按三院批呈前事爲照器械之屬工部

明旨分任不啻丹三本部已於地畝加派內分與二十萬矣況今本部正餅壘堯之

際其能復舍已田而代之耘乎但器械不備
以卒與敵則脩器械練兵誠今日行間第一
義有不容緩之旦夕煥引西江者本部於
此又自酌軍機而權應不宜但執一也查
有肩同知羨餘銀二千六兩肆錢又益以
本部自積羨餘肆百九十三兩六錢兩下
湊合正完來文武千伍百兩數兌送貴
道以期同舟之濟聊盡本部一念急公之

私而終不敢於正項借分毫以兼工部
於局外也泰昌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移中監軍道議處葬埋

爲設法葬埋優恤軍士事准貴道手本蒙
經院牌行前事查得掩骼埋斃王道所先
敝蓋敝帷仁人不棄日聞瘞瘞之間凍死

者日以自計積危相枕蔽野填溝皆以飽
烏犬烏飼犬狼血肉狼藉骨骸撐拄本部生
平慈悲借一官以作佛事者念乏痛心酸
骨寢不能寐方思與經臺議有以恤之而
苦無其術給棺或以滋盜斲凍又難及泉
日夜計之弟恨委用之無人仁心之未竟
爲浩嘆耳不意已爲經臺所先也此項銀
無論餉與非餉但得同心慕義共脩善根
之人固本部所最樂發給以求其實用者
乃來移以

欽賞爲名則非其職矣

欽賞自經臺專委員同知以爲元庫者非本部
事也合行覆請尚候更示以共廣仁術施

澤枯骨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移海蓋廣寧道裁革月賞

爲糧賞事准貴道手本前事查得月餉之

外更有季賞河東十數萬衆原無此例獨
河西一二處有之本部已用盡一法裁之
矣且總之此兵總之此費總之此

朝廷之雨露總之此生民之膏血今季

欽賞數頒一兵所得不啻三四兩是誰家物
被之誰身屬之誰手而又常徃例之伍錢
也豈向來賞銀盡是泥沙投之東流乎或
從中別有他費也唯貴道曉止之節一

分則

國有一分之儲民受一分之賜而兵士亦得
一分之實濟矣不然正如食者一食而方
丈亦不過一飽若均之且可延數日之生
何必以數日之食併盡之一食也泰昌元

季十二月十五日

與薛獻我撫臺

新餉之毫釐釐俱盡敵庫不封國大懇脫
之叵測稅駕之無所至日夕抱稚子涕泣
求爲左別駕而不能爲左別駕語已具前
啓矣數向經其室懇借

欽賞經其室意殊難之不肯開此端恐帝
發銀益緩然二千里外呼堂翁以拯目前
不索十數萬衆於枯魚之肆乎至今月
九日則斷支已半月枵腹環號變在斯夕

矣無可柰何以前分

內帑六十萬尚有二十萬未發強冒同知糧
發之尚未白之經筵也然總計從前擁積
已發支票而未給者已三十萬矣則此三
十萬尚少三分之一無可湊處尚計有韓
開原繳部之二萬六千堂表翁已劄筆作十
二月餉呈請經筵顧方持不發適接九月
委官之在京者一稟稱太蒼君以未滿十萬

待外解領運無期倘經筵必不肯通融中
外兩耽餉司郎粉骨以謝三軍恐無益於
疆事之決裂也夫有乞人焉方旦夕赤身
叫號以求一杯之粥而未有應者命已不
能自存而從傍更有乞人焉曰爾得杯粥
也幸分我半則廣寧道又向國索補三萬
七千之喻矣此時而可捐糜以爲寧寧捐糜
耳責之點鐵成金以爲則安所得此僥術

乎且舊餉回舊有額新餉又新有額廣寧之銀將從何天降地出以補之只今千萬無策惟有暫向經臺求於

欽賞內通融以弭急變而中外合詞請

帑以爲後來接補耳倘京運稍寬固不能飛度遼陽也唯台臺酌之臨楮實具越真覺壯士無色

與楊文弼同寅

弟素質未不能作套語前後之發也以十一月十八日蓋庫止十萬之儲矣若以不預爲請勤爲催疾爲呼怒爲號如單寅丈一月三差之常套罪第第實亦無辭但弟亦不過仰體

廟堂措餉之難爲

國惜財爲民惜命思節一分則省一分不盡之力於中原延一日則畱一日有餘之儲

於內府恃有

欽賞之見貯者八十九萬可以緩急通融或不至庚癸驟呼耳誰知其大謬不然也餅壘交聲在弟自不能厚望之於經其室耕織顯司在經其室亦不能薄誅之於弟總之今日之病在兵與食分形中與外分情而天下事不知所稅也有一喻焉西家之錢東家用之用錢者非湊錢者不惟不知其錢之難易痛痒無關且亦不知其錢之有無泥沙一任則爲之西家者非自盡與潛逃無術矣則誰若即付筦鑰於東家令自操自用自入自出雖外侮方急不能顧錢之難易而內橐偶虛猶能知錢之有無也於以酌盈濟虛豈不猶自急其急哉此弟請裁餉司歸併糧廳之說爲有所見而欲其疏也只今兵如流水日增於前餉如撒沙

日倍於前而實臺不能知猶按曩時之餉
額計日以發餉司無一毫之儲太倉絕兩
月之輸而經臺不能知猶代兵工而索借
如兩紛紛催兩分之情形若此中間爲餉司
者非自盡與潛逃其有千萬億之身以供
數十萬人之鼎俎乎誠乞貸無從那借不
得計從十一月二十六日歷今十二月且
四十日斷支矣當此嚴冬冰雪而令數

十萬衆膚饑膚寒荷戈待盡弟實司餉
卽粉骨何以謝三軍若弟平日惠愛足以
取信令愛我而無他變天之靈也中外之
幸也若其不然則亦任之而已謹飛騎告
急萬懇實臺星夜催發以拯洶洶至於化
兩分之形成同舟之濟或速予弟告歸方
易能者或即歸併糧廳使以自家人用自
家錢尤爲方便和淚以書具統惟欺計

唐書

卷之...



